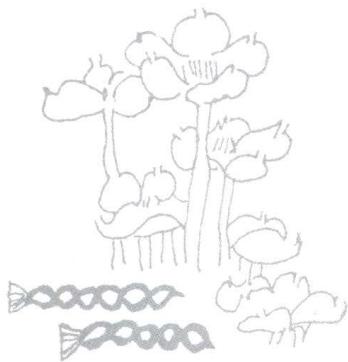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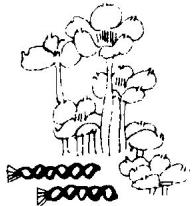
90年代

共和国的故事丛书



山东画报出版社





90年代

共和国的故事丛书

山东画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共和国的故事:90年代/山东画报出版社编. - 济南:
山东画报出版社, 1999.9

ISBN 7-80603-417-X

I . 共… II . 山… III . 纪实文学-中国-当代 IV . 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44976 号

书 名 共和国的故事·90 年代

编 者 本社

出版发行 山东画报出版社

(地址:济南市经九路胜利大街 39 号 邮编:250001)

印 刷 山东人民印刷厂

(厂址:泰安市灵山大街东首 邮编:271000)

版 次 1999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0 年 8 月第 2 次印刷

规 格 32 开(850×1168 毫米)

6.25 印张 11 幅图 115 千字

印 数 5001—7000

I S B N 7-80603-417-X/I·7

定 价 11.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编委会

主任：高挺先

编委：徐开垒 姜德明 萧关鸿 李 辉

刘守璞 马 喻 汪稼明 刘传喜

编辑：赵鹤翔 王黎明 陈宝旗 赵金庆 逢金一

目 录

| | |
|----------------|----|
| 十年磨一“键” 刘韧 张永捷 | 1 |
| 谢军独闯南洋 刘榮林 | 7 |
| 妈妈的笑 张燕翎 | 16 |
| 故地 李存修 | 21 |
| 孔繁森请客 曾有情 | 26 |
| 浴火布尔甘 康胜利 | 33 |
| 小潘 许学芳 | 46 |
| “感谢观众的宽容” 梁秉莹 | 52 |
| 宾馆一夜 罗达成 | 56 |
| 花 谢倩霓 | 61 |
| 四句话 叶蔚林 | 66 |
| 我找妈妈，你是妈妈吗 刘晓明 | 69 |
| 老太太的“回头率” 裴山山 | 76 |
| 云豹救我们脱熊掌 陈传国 | 80 |

| | | |
|-------------|---------|-----|
| 气节的固守 | 罗为辉 | 87 |
| 灵魂的关怀 | 冯晓春 | 92 |
| 相约在书店 | 范用 | 97 |
| 打工记趣 | 谷日 | 102 |
| 斗胆敲门 | 杨晓丹 | 106 |
| 洋女婿上门 | 徐荣芳 | 110 |
| 洁白的海石花 | 杨筱憬 | 114 |
| 潘京九摸到火车了 | 姜齐放 | 119 |
| 较真 | 焦波 | 122 |
| 工地报喜 | 毛浩 | 126 |
| 五十二载师生情 | 陈特安 何洪泽 | 129 |
| 绿花线 | 召唤 | 133 |
| 偶过杭州 | 姜德明 | 136 |
| 申怡敏上边防 | 周涛 | 139 |
| 芒果女人 | 毕淑敏 | 142 |
| 孤岛墨脱 | 曾有情 | 150 |
| 网上风景无限 | 于卓 | 156 |
| 李老汉和他的四“逆子” | 李静 | 162 |
| 美丽的生命 | 陈海燕 | 170 |
| 念想儿 | 叶稚珊 | 177 |
| 信任抽屉 | 亦菲 | 181 |
| 跑街先生 | 秦文君 | 184 |
| 铿锵玫瑰 | 杨明 薛剑英 | 187 |

十年磨一“键”

刘韧 张永捷

王永民出国，海关检查。王永民递上签证，海关工作人员看了王永民的签证后，从座位上弹跳起来，立正给王永民敬了个礼，王永民吓了一跳，以为自己的签证出了什么问题，海关人员毕恭毕敬地说：“王老师，我们正在学习您的五笔字型。”

90年代初期，许多人概念中，学计算机就是学五笔字型，会不会电脑，就是会不会五笔字型的事。

我被发动起来了

王永民发明五笔字型输入法是无心栽花。他一开始只是想找一个现成的输入方案，用这个输入方案做一个键盘来解决汉字照相排

版的校对问题。

1977年10月，王永民离开待了八年、病了六年的四川永川国防科委某军事部门，回到家乡河南南阳。

回到南阳，王永民被分到地区科委工作。当时，日本人发明的汉字照相排版植字机很流行，南阳引进一台，但这台机器在汉字输入时不能校对，出错就要重新照相制版，很麻烦。川光仪器厂花九万元做出了“幻灯式”键盘来解决这个问题，但地区科委负责这个项目的王永民对这个“幻灯式”键盘越看越不顺眼，他问川光仪器厂的总工：“谁能记住24个幻灯片每个胶片上究竟放的是哪273个字，你的姓又在24个幻灯片中的哪个胶片上？”

总工被激怒了：“王永民给我当徒弟，还得再学三年！”

“与其说这是一次羞辱，还不如说这是一次发动。人遇到一种羞辱，遇到一种打击，就会产生一种反作用力。我就要比一比，到底是你，还是我王永民讲科学，我一定要发明一个键盘取代你的东西。”

从此，王永民踏上了压缩键位的艰难里程。138键、90键、75键、62键，1980年7月15日，王永民把键位压缩到了62个，重码只有26对。“到这，我不再搞编码了，我认为我已经成功了。”此时，武汉开了一个汉字编码会议，王永民在会上公布了62键方案，立即引起轰动，被评为国内最好的四个方案之一。王永民大受鼓舞。

走投无路了，就可能产生突破

1981年，键盘通过鉴定，将要投入使用时，发现这

个键盘缺少编辑功能键，焦头烂额的王永民突然想到：为什么要自己做功能键，如果能用原装键盘上的功能键该有多好。王永民在总结怎样跨出这关键一步时说：“没有走投无路寝食不安的焦急烦恼，就不可能产生突破。”从此，做键盘的王永民，不再想着怎么做键盘了，尽管画电路图设计键盘是王永民的强项，尽管王永民的键盘已经花了一两万元做了出来，尽管为着这个62键方案，王永民已经编了几万张卡片，但王永民此时决定放弃。

62键方案变48键方案首先要解决重码问题。王永民找来描图纸，将字根等填在三张纸上，然后把三张纸摞在一起，放在玻璃板上，下面用六支日光灯照射，这样所有的字全都看得一清二楚。原来改动一个字根，要把一万来张卡片全翻一遍，现在使用这种方法，很快就能知道：哪些字根能放在一个键上，哪些字根不能放在一个键上。这种用来检查重码的方法，现在看来比较土，但是这种方法对于没有计算机的王永民来说着实帮了大忙，“我现在愿意花十万块钱买回我这三张纸。”

实现了48键，A型血追求完美的王永民又做成了40键，这时他又想向26键冲刺，“但怎么做都做不成”。

1982年6月2日，当时任河南省副省长兼科委主任的罗干把王永民从南阳叫到了自己的办公室。王永民给他介绍了半个小时，“他一听就明白。他问我需要多少钱，我想了半天，告诉他我需要16万5千元。”王永民笑着对我们说，“没零不成账。”罗干就问管科委经费的田处长还有多少机动经费，回答还有十万元，罗干当时拍板：“全给永民了。”“在此之前，南阳科委第一次给了我3000元，

第二次给了6000元，我穷得整天吃烧饼。”赶巧，这时日本在郑州展示计算机，送给了河南省科委三台计算机，其中最好的一台PC801，罗干当即批给了王永民。

你疯了

1982年隆冬，王永民带着优化了的36键方案来到保定、订购了一台ZD2000汉字计算机终端。当王永民用键盘通过自己的编码把汉字敲进计算机的时候，眼泪都出来了。但36键方案因为字根占用了数字键，输入数字时，需要换档，很麻烦。“我是A型血追求完美，上机成功那天，我就决定否定它！但否定36键方案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已经做了那么多工作，而且已经上机成功，一切又要从头做起，有没有这种能力？我给罗干立过军令状，一年为期，拿出成果。即使用36键方案，也可以敲锣打鼓到河南省科委报喜，肯定没有问题，36键方案已经是国内第一了。”

王永民披着大衣，在房间里踱来踱去，“手下人不知我发什么神经。我说你们先休息，整理材料，我在想一件事情。”王永民想了两天两夜，最后毅然决定放弃36键，搞26键！“和我同来的人都愣了，说王老师，你疯了。”王永民不但要做26键方案，而且还要在保定的旅馆里现做！

王永民他们冒着风雪跑到保定印刷厂切卡片。在旅社的地板上，重新抄，重新编。1983年元月，腊月二十四，五笔字型第一次在ZD2000上实现了。

五笔字型轰动一时，被新华社四本“内参”评价为

“不亚于活字印刷术”的伟大发明。王永民被邀请到联合国讲学。从河南的观点看，希望“金娃娃不要跑出河南”。但王永民认为，河南出小麦、出玉米，在河南连个电脑都找不着，怎么推广？

1984年，王永民带着一台电脑来到了北京，将五笔字型移植到了电脑上。王永民在地下室房间，一住就是两年。“非常苦，一天七元房钱，我都出不起。”

王永民推广五笔字型的方法是一个部委接一个部委讲五笔字型，虽然不少部委在自己的机器上移植了五笔字型，但大批人员需要培训。“谁请，我都去讲。中午有饭去，中午没饭也去；讲三天，讲五天都行。我全部费用自理，一分钱不要。”

正当王永民在地下室受穷的时候，一家公司掏出20万美元购买了五笔字型专利使用权。1987年3月6日，王永民从地下室搬到远望楼宾馆。

1989年7月25日，王码电脑工程开发部成立。刚开公司的时候，王永民兜里整天揣着两本支票。公司一共有100多万元。1992年，王码公司净利润达到1000万元，可从那以后，王永民的公司开始走下坡路。

王永民认为致使公司走下坡路的最主要原因是，知识产权保护不力。“五笔字型在国内转让费收了一二百万元，国外收的比这个多。全国现有500万台电脑，我敢说只有500万台电脑没装五笔字型。有多少付过钱？说五笔字型是共有财富，难道它是天上掉下来的吗？”

王永民是那种进攻型性格的人，王永民说A型血的人性格暴躁、倔强，他就是A型血。我们客气地说，我

们想采访您已经很久了，只是您一直在国外。王永民不客气地说：“我已经回来十个月，如果生孩子也应该生下来了。”我们说您的故事写出来，一定很好看。王永民也不客气：“肯定有人看。现在有人想出我的传记，写我童年的故事，我奋斗中的坎坷，实在是没有时间，有时间，我自己早写了。”我们请王永民先回顾一下过去的历程，王永民自豪地说，联合国的中文打字员只有一个用拼音，剩下全用五笔字型时，我们就问他一共有多少个中文打字员？他这才笑了一下说：“你很聪明，如果只有两个人，一个人用拼音，那么，只有一个人用五笔字型，如果有1万个，就可观了。联合国有50个中文打字员，还可以吧。”

王永民很自豪自己是农民出身：“我是农民，我很自豪。农活、木匠活我全会干，是18年的农村生活培养了我的坚韧和吃苦精神。如果不是农民出身，我干不成五笔字型。”1997年4月，王永民应邀第五次去联合国讲学，在中国送给联合国的长城壁毯前照了一张相，他手里拿了两样东西，一是五笔字型书，一是家乡的一包黄土。

谢军独闯南洋

刘翠林

谢军姑娘挺硬气，莞尔一笑道：“我早就知道了，主要是缺少经费，为给国家减轻负担，就让我自个儿去闯闯吧。”

1990年3月，谢军和我国另一名棋手彭肇勤参加亚洲国际象棋赛，她二人双双并列冠军，取得了参加国际赛的资格。紧接着抽签分组，结果是、彭肇勤在苏联对弈，谢军则要去马来西亚交锋，分成两路兵马作战。彭肇勤这一路顺利，与她同行的还有著名棋手刘适兰、秦侃滢，这三位参加苏联埃里温国际邀请赛。国家体委出资，并委派肖冠军任领队。谢军却好事多磨，出发前挠头的事接踵而来。原拟派市体校张连城教练陪她前往，

但很不凑巧，出发前几天，张教练的爱人突然患重病住院，人命关天，不能离身。只得连忙研究易人，但一算经费不足，无力再派人前往了，实际情况摆在面前，有钱就去，无钱就不去。对谢军来说，这是一次极好的机会，若放弃那就太可惜了，不管怎么说，总也不能让一个十几岁的小姑娘孤身闯南洋吧。体委领导不放心，家长也不放心，于是想了许多办法，由于时间紧迫，临阵拉赞助来不及了。已经到了火烧眉毛的时候，仍无找到解燃眉之急的上策。

棋院领导以试探的口吻对谢军说：“看样子你得一个人去吉隆坡了。”话一出口，对谢军察颜观色，担心由于情况突变，再给她增添过重的思想负担，影响比赛成绩。

没想到谢军小姑娘挺硬气，莞尔一笑道：

“我早就知道了，主要是缺少经费，为给国家减轻负担，就让我自个儿去闯闯吧。”

“真痛快，就这么定了。”话是这么说了，有关人还是放心不下。但他们有一点慰藉的是谢军平时喜欢学外语，英语水平还可以，往返打听个路儿是不成问题的。

临行前，有关人对谢军总是千叮咛、万嘱咐，惟恐有想不到的地方，到时谢军束手无策，就像家长初次送孩子入学似的，乍一离开家门远去，总是忧心忡忡，其实，孩子也不见得弗如大人。

国际象棋协会秘书长孙连治、北京市体委主任马贵田和市棋院院长王品璋一起把谢军送到机场，送上飞机，热情地向她招手，诙谐地说：“天马行空了，独往独来呀！”

一人走了，北京与赛事有关的人心里并不踏实，他们希望谢军一路顺风，平安到达。希望比赛出好成绩。那里的一切情况，都想知道，这怎么能如愿呢？他们和谢军想出个互通信息的妙招儿。

在异国他乡，孤零零的只有自己一个人。
阵容庞大的欧洲对手，抵不住中国小姑娘。

外国报纸以显著位置报道说：“中国的谢军是国际赛的宠儿和新闻人物，是一位害羞然而意志坚定的姑娘……”

谢军习惯地右手托腮，左手搭在棋桌上，目视棋子，凝思不语。

吉隆坡这场弈战，18位棋手里边，除了谢军这位腼腆的中国姑娘之外，全是金发碧眼，高身材的欧美人，都是棋界出类拔萃的高手。

没被看在眼里的小姑娘谢军，出手不凡，前三轮三个满分，六轮战罢，以5分名列前茅，成绩让她的名字显赫起来。

谢军最崇拜的前世界冠军加普林达什维利走过去了。她49岁，比谢军长近30岁，她戏称她“老太太”。她人不算太老，但资格很老，棋艺水平极高，在世界上享有盛名。她悠然地来到谢军的面前，比赛大厅里静静的，也许是出于对名人的尊重，也许这样高级别的比赛太严肃了。

加普林达什维利抱住小姑娘谢军，轻轻地在她额头上一吻，谢军立刻感觉到，“老太太”的嘴唇是冰冷的。

谢军十分仰慕这位独占后座16年，五次取得世界冠军称号的棋坛老将，渴望与她较量一番。

谢军精心选择了自己认为最棒的一个开局，这一下就能战胜她。然而，事与愿违，加氏站起身来，笑盈盈地俯身在谢军的耳边悄悄地说了几句，没听太清楚，大意是说：“小姑娘，你这开局，我早就研究过了。”加普林达什维利说完，便离开了比赛大厅，望着加氏那远去的悠然的背影，谢军呆呆地站在原地不动，心里很别扭，仿佛受到了莫大的戏弄。自己精心准备的开局，让她一句话给吹了，谢军紧紧咬住嘴唇，没有表示什么。谢军那盘棋虽然输给了她，并不服气，心里说，等着瞧，下次赢你——加普林达什维利“老太太”。

谢军环视大厅，最后一个人离开。天色黑下来了，路上不见人影儿，灯火忽明忽暗，她一个人就更觉得孤单了。在这人生地疏的地方，那山山水水都是异样的，男男女女的话语一句也听不懂。她看到苏联队阵容庞大，六名棋手，每人跟着一位教练，还有领队、翻译、医生、记者和工作人员，浩浩荡荡，热热闹闹，他们有说有笑，好像是个旅游团。显然，国际象棋在那些国度里，相当普遍，相当重视。再看看自己呢，没有领队，没有教练，没有翻译，没有医生和记者。什么原因，不就是穷嘛，穷则思变，认真准备，长志气，长棋！他们虽说人多势众，在棋盘上也不一定能占到多大便宜，做出个样儿来，给他

们看看。

云顶高原上的灯，还在和北京明亮的灯遥相呼应。“我赢了！”咳，这小姑娘，拿到出线权了！

事情还得从头说起，谢军与北京棋院沟通比赛情况，想出个怎样的妙招呢？

按照预约的日期，谢军于6月30日11时，从吉隆坡云顶高原打来电话。临行前，有约在先，每当赛事封棋，在晚11时结束，于12时前，尚未入睡时通话为好，“这时电话费便宜一半”，谢军也学会了勤俭持家。

都知道国际象棋比赛，是超马拉松式的，谢军在国外需住25天，大战17场，每场7小时左右。这一场战役下来，会累得她精疲力竭。这也好说，自己可以克服。最难的是，每场下来无军师指点，孤军一人，连个出谋划策的人都找不到，这怎么能排上好座次。出门在外，更需要知音侃侃，熟人聊聊，以便精神放松，解解闷儿，解解乏，可是她不具备这个条件。

北京棋院，坐在电话机旁的人，小心翼翼地耐心等待着大海那边传来的信息。夜深了，等候许久了，终于盼来了，是谢军的声音：“我住在高山上的大酒店。房间号码是……电话号码是……比赛办法是这样的……”

“哦，知道了。比赛你可千万注意首战的重要。”接话人刚要说，“比赛时你注意这么几点——喂喂——”话未说下去，电话断了，原来谢军交的电话费到时间了，自